痧痘兒科專家 徐麗洲醫士 寓閘北家口老橋唐弄 電話四一六二四號

痧痘兒科朱星江醫士 老北門內晏海路和尚浜口

內外喉科姚菊亭醫士 寓英租界東新橋北東昇里

日本撤兵說之陰謀

（嫺）

今日吾國四萬萬同胞，固無日無夜，無時無刻，不深切盼望彼暴日之撤兵也，然而吾同胞盼望日本之撤兵，實無殊與虎謀皮，不可而得也，何則，彼暴日之侵略我滿蒙，無殊匪盜之刦奪我財寶，覬覦已久、圖謀已久，一旦出兵，以武力侵佔，不啻匪盜之攜械逞凶，非特感不畏法，更悍然不恤身敗名裂，然則當匪盜之捆縛我手足，窒塞我口舌，以刃臨頸，以槍擬胸之際，而吾心猶盼望其撤其凶器，不掠財寶而去，其可得乎，其可得乎，且彼國際聯盟會也者，閭里鄉黨之居隣也，我方呼號求援，力竭聲嘶，以祈求公道，而匪盜既嚇禁聲張，拒絕調停，彼隣國復虛相委蛇，不出干與，然則我同胞亦惟延頸就戮，任其宰割，一聽匪盜之傾箱倒篋，呼嘯揚長而去耳，乃我四四萬萬同胞，猶日夕盼望其撤兵，其愚不已甚乎，方芳澤之向國際聯盟會聲明，保證本星期杪可以撤兵也，國人於悄慨痛恨之餘，不乏有欣然告慰之色者，然在有識者視之，早已洞察其陰謀，審彼暴日，不過藉此和緩國聯之空氣，而一方則更出其掩耳盜鈴之詭謀，以達侵略滿蒙之第二步計畫而已，待一星期轉瞬過去，則彼暴日煽惑滿蒙獨立之計已成，從容調遣如虎如狼之殘暴軍隊，委派爲鬼爲蜮之賣國官吏，悉已畢事，猶之匪盜之掠得財寶，呼嘯而去也，是故吾四萬萬同胞，苟不願延頸就戮，任暴日之宰割也，則不必深切盼望彼暴日之撤兵，更不必祈求他人之援助，其速起而自圖，則尙可及耳，

學生毆王外長事

（一心）

外長王正廷，被學生毆辱事，海上各報，多有紀載，茲據中大友人來函，縷述當時情形，至爲詳盡，爰錄之以補他報之所略，按中大之抗日救國會，係由全體教職員學生，聯合組織，上月二十八日，爲星期一，有人建議，乘各要人舉行紀念週時，前往請願，或可較有效力，乃於八時左右，全體出發，是中央黨部請願，當由丁惟汾代表出見，中大代表，即提出質問，（質問各條，已見各報）[illegible]因復有人提議，直接赴外交部質問，時適中大校長朱家驊，亦方參加紀念週，學生等乃請同赴外部，時値大雨滂沱，無人不淋漓滿身，抵外部時，由上海學生代表先入，雖衞兵略加阻止，而人數衆多，無可維持，學生紛至各處，尋覓外王，但未諳外部情形，遍覓不得，忽有人高呼，王氏已赴國府，于是羣衆即擬整隊轉赴國府，不意有少數人竭力搜尋，忽見一辦公室門外，駐守衞兵，逆知王必在內，立即報告大隊，向此湧入，逕登樓上，則見王氏果兀坐其中，態度頗爲鎭靜，於是衆將室內各物，向王氏頭上拋擲，以致流血甚多，當時外部職員，簇擁王氏下樓，避至電報科室內，由職員及侍役，竭力推閉室門，衆乃將各物由氣窗擲下，至是，撑門者向後一鬆，衆又擁入痛毆，幸爲朱家驊將其抱住，始漸次退去，而外部窗椅之屬，已毀去不少，駐守之衞兵，雖擬有所舉動，而幸經班長喝阻，得免肇禍，否則此事更形擴大也，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日本處心積慮，蓄意吞滿蒙，侵略吾國土，滅亡吾種族，故專門研究對于吾國之出版物，不一而足，國民之心理，風俗之良窳，幅員之廣袤，生產之饒瘠，俱有極詳細極精密之考察，反觀吾國，報紙既絕鮮刊載彼國情形，書肆又專出誨淫誨盜之小說，絕無研究日本之書籍，一旦侵臨，只知叫囂奔突，語云臨渴而掘井，見兔而顧犬，已爲晚矣，然急起直追，或尙可及，本報爰擬多刊關於彼方之消息，一以警惕吾民，再則藉收知彼知己之效也，讀者諸君，其亦韙我言乎，（衲誌）

日本工人高唱革命歌

（本報駐日記者智競）

前日上午十時十分，爲東京共產黨案續審，即第六次公開審理之期，在東京地方裁判所開審，惟時東京久雨，是日雨勢愈大，而傍聽者自上午三時起，已齊集裁判所前，大半係勞働者一流，約有五六十人，將開審時，裁判所下令，一一檢查旁聽券，方准入內，於是擁於門外之人，忽高唱革命歌，法庭外秩序大亂，丸之內警察署聞警派警察隊彈壓，禁止唱歌，並將首倡唱歌之吉本欣三（二十二歲）等九人，扣留於裁判所，一面對於其他旁聽人，特別警戒，裁判長爲宮城氏，檢事爲平田戶澤二人，第一被告佐野學之供述，已於前次完畢，此次被告方面之重要供詞，爲候補首領之鍋山貞親及三田村四郎等，鍋田當庭大講其共產黨之組織，裁判長厭其太煩，宣稱法庭非演說宣傳之地，令其簡單陳述，三田村聲言如再禁止旁聽，當相約絕食云云，裁判長因吒之爲馬鹿，又開庭前，有一青年截髮女子，入內旁聽，門警欲檢查其皮篋，而女子不許，聲稱女子有一種用品，不能爲男子所見者，當然拒絕檢查云云，門警仍欲強制檢查，且謂不受檢查，不准入內，女子怒曰，汝等如此蹂躪人權，無殊促人贊成共產，語至此，門外民衆，大笑拍掌，門警大慚，遂免檢放入，後悉該女子姓岡名櫻子，此事足徵日本男女靑年，均已漸知革命矣，（編者按，日本軍人，只知野心對外，殊不知其國內革命之機，亦已漸萌，度其爆發之時當不遠矣，）

奇哉怪也

（羿后）

方暴日侵略吾國東北之事尚未發生，暴日朝野，鼓吹出兵，如火如荼，而吾國人民，猶視之漠然，即袞袞諸公，亦了不作任何準備，遂致野蠻軍隊，旣至，如入無人之境，迄今造成不可收拾之局，奇哉怪也，方暴日侵略吾國東北發生之初，暴日軍隊，挑釁洶驟，如虎如狼，而吾國人民，祇聞之憤然，即守土之吏，見了不作任何抵抗，遂致[illegible]盡陷敵手，全部軍械飛機以至輜重財寶，反焚掠無餘，迄今鑄成大錯，雖悔莫及，奇哉怪也，乃至今日，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急起與彼暴日一戰，勝敗正未可卜，而吾國人民，如一盤散沙，即擁兵大員，反至默不作任何表示，其可奇可怪莫此爲甚矣，

近事有感

（新舊廢物）

道旁築會議盈廷。聯美聯俄夢未醒。寄語皇華諸使者。誰爲七日泣秦庭。

揭竿湘贛禍難消。剿殺傷仁盡撫招。大義宣昭身作則。化梟爲鳳遏天驕。

力竭聲嘶仰國聯。小朝廷冀得安全。漫云抵抗眞無力。鎭靜難違將令宣。

除將忍耐無他法。禮讓爲先協聖經。最後五分鐘勝算。我民敬在下風聽。

債券年來發許多。公私濫用不知他。基金救國爲急。監督施行敵慕倭。

學生爲國力爭先。軍事研求孰着鞭。如此江山誰斷送。轉旋大烈與靑年。

感事時成獨自吟。恩仇何處覓知音。老夫亦有興亡責。小雅哀時愛國心。

災民亦宜拯救

（得一）

我國人有一惡習慣，譬如有一甲事發生，則衆人注其全力於甲，及至乙事發生，則衆人又移其全力於乙，而置甲事於不顧矣，最近各地洪水爲災，我人正在籌賑募捐，而自日本侵略事件發生，我人又多從事於抗日救國運動，賑災之事，無暇顧問，以事之大小而論，水災不過地方之事，日本侵略乃全國之事，故我意暴日固宜抵抗，而自然後者大於前者，然此數千萬之災民，亦我親愛之同胞，我人方欲以四萬萬同胞合力抗日，豈可坐視此數千萬之災民，未死於疆場，而先死於飢溺乎，故災民亦宜拯救，分途並進，庶幾得之，語曰多難興邦，今我邦可謂多難，能興與否，全視國民之努力何如耳，

臥薪嘗膽？

（介一）

救國大事，重在實行，不重在空言，自從日本暴行發生以來，「臥薪嘗膽」四字，又復刺於我人之耳鼓，映於我人之眼簾，然我人雖能言之寫之，而眞能實行此四字者，能有幾人，廿六號上海市民大會，到者人山人海，而是夜各遊戲場各戲院，到者亦人山人海，臥新嘗膽之國民，其行爲果如是耶，嗚呼，我國國民之惡根性，早爲日人所觀透，故敢公然侮辱至此，今後我人如果眞欲雪恥者，雖不必眞正效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然亦當念國勢艱危，大家當以有用之身體，爲國家努力，以有用之精神，爲國家奮鬥，以有用之時間，爲國家作事，以有用之金錢，爲國家生利，至於種種無聊之娛樂，讓彼冷血同胞享用可也，

罐頭食品

●總分店聯合大減價●

泰康公司

●餅乾糖果 各款點心●

總店 分店

南京路 五福弄對過石路口

本報徵文徵畫條例

（一）本報注重大報不登消息如蒙各界以大報未經登載之秘聞趣聞惠賜者無任歡迎

（二）各種新聞照片美術照片均及名人名伶名妓照片俱所歡迎

（三）長篇小說須當完全不論新舊俱所歡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隨時通信及寄奉稿費揭單

（五）來稿一經刊出其著作權即歸本館請弗再投他處

（六）酬資由本館酌定每逢陽歷月杪寄奉揭單憑單向本館支取

（七）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名貴之照片及長篇小說預先或附有郵花者不合于十日內退還

（八）他報已發表之新聞請弗抄襲再投本報

小金鋼鑽徵文條例

（一）小金鋼鑽專載文藝作品。如諧文、笑話、筆記、詩、詞、滑稽小說、竹枝詞、謎語、開篇、酒令、文虎、詩鐘、以及各種評論凡意境超卓、而耐人尋味者、無不歡迎。

（二）另有餘興一欄、專代各界徵求和詩、射覆、詩鐘、對聯等。須由值課人備具贈品。分贈應徵諸君。（凡願在本報值課者、須由本館熟人之介紹、否則須繳保證金二十元、待披文字露後一個月無人聲言異議者、保證金如數發還）

（三）酬資與金鋼鑽投稿例同一辦法。

（四）抄襲家幸弗惠顧。

東京之模特兒廣告

（本報駐日記者智競）

日本人於各種廣告，本極注重，近日東京因不景氣關係，各雜貨公司，均利用廣告術，爭奇鬬勝，藉以吸引顧客，最近銀座松屋吳服店，竟用美女模特兒作特別廣告，惟此項模特兒並非一絲不掛，係穿海水浴衣，手足完全顯露，姿態亦足銷魂，且模特兒有眞假二種，假模特兒係臘人，狀態與眞人無二，該店置眞假模特兒各十八，作坐臥倚立種種姿勢，令人目迷五色，如覩雙包，但眞模特兒則時時行動，以更易其位置，故觀者至此始能辨認孰爲眞人，孰爲假人，假模特兒之面目，固美麗逼眞，而眞模特兒，亦係挑選最上等角色，其面目之美麗，化粧之神妙，復令人轉疑爲假，松屋自實施此種廣告後，幾於戶限爲穿，店內竟無插足之地云，按日本每有人形劇一種，係將眞人扮作假人，開幕時不得稍動，卽眼簾亦不得霎，松屋廣告，蓋脫胎於以眞亂假之人形劇也，又各百貨公司，營業時間，原係上午八時起，下午六時止，自九月一日始均延長至九時，從前每月休息二日，今已改爲終年不息，與上海之每星期休息者不同，是亦足徵中國之事事趨於歐美化，日本則處處表示其勤懇性，是可畏也，三越松阪屋白木屋松屋各百貨公司，均備有大汽車，至東京車站，新橋車站，有樂町車站等處迎送顧客，無論何人，均可隨意乘坐，不取車資，各公司復於同市區內，設立分店，其招徠之周到，尙非上海百貨商場所能及也，（編者按，日本商人之廣告術，百極其計，以誘購衆，惟其對外亦頗一致，茲當於下期另述一事，以證吾說，）

南行瑣記

（今猿）

不歸故鄉，逾五載矣，兒時釣遊之地，思之每覺悵然，於是茲有南歸之行，期以匝月，便須北旋，猶憶曩時離家之頃，父老私語，謂某此去，殊未能預料浪子之歸期也，至今念之，足爲流涕，而且遊久而歸暫，縱堂上健在，人其謂我何，就道之際，妻孥隨行，而彼輩亦不知我之故鄉何如，遙想鄉人視我，將以爲不速之客，昔人詩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借問客從何處來，眞不知何以自解也，至於途中見聞，尤非五年前可比，爰有瑣記之作，以誌此行之印象云，

一 浦東之一日

由滬南行，素以乘日美郵船最稱捷徑，惟船費以美金爲本位，最低值需十元，伸國幣已四十六七元，吾輩窮措大，何能勝此，若擇較廉者，如太古怡和等船，但多危險，苟非不得已，亦不願也，因改乘荷蘭公司之輪船，以習聞船費賤船亦安全也，不意該公司適於此時增漲船費，計三等位由二十五元增爲四十元，二等由四十五元增至六十元，余乃購三等船票二，兒童半票一，由滬至香港，便一百元矣，二十四日登舟，本定是日上午十時啓程，乃忽告台灣季節風，已越台灣海峽北來，爲避免危險計，遂宣告延期啓程，停椗浦東，直至翌日上午十一時，始行動輪，一般乘客感歎軟禁一天，船出吳淞後，漸覺振盪，旣出長江海口，則左右搖動，益爲淩厲，以時在風雨之後，明浪暗湧勢固未斂也，由長江海口，涉舟山洋面，寧波口外以至溫州一帶海面依然船極不穩，乘客之用膳者，立卽減少十之七八，但安居頭等之貴客，不知其同舟之人，有頭暈嘔吐之苦也，二十六日下午，船復入安全狀態，二十七日過廈門，再至香港，一切苦惱，於焉告終，

二 抵制日本船

此次乘座之荷蘭公司船，爲芝沙丹尼號，重量一萬二千噸，來往上海廈門香港小呂宋以至渣華，其航行上海，此爲第一次，卽一般俏皮客所謂處女航也，本來來往滬港之人，乘荷蘭船者甚少，此次乘客略衆，聞爲抵制日本輪船故，竊念吾國乃龐然大國，竟無一萬噸以上之商船，遂使利權外溢，以視貌小之荷蘭，可謂去臉已極，卽吾輩乘客，無不深焉抱憾，吾故曰中國無航業，（未完）

滇游隨筆

（二十七）

（濟盦）

我在二十歲左右，好勝心很重，連吃酒也不肯讓人，往往吃得酩酊大醉，醉了神志並不昏亂，但是嘔得很厲害，時常一夜嘔到天亮，連胃裏的酸汁都嘔出來，後來到底因此得了胃病，醫生都勸我戒酒，在二十六歲的那一年，胃病發得更厲害，祇得聽了醫生的勸，不再狂飲，十年以來，從未大醉，胃病果然好了，但是酒量却也退步了不少，偶爾高興，喝上三五杯，也不敢再喝，所以與我結交不滿十年的朋友，誰也不知道我也曾在酒兵中鏖戰過來的，這一次到雲南去，不知怎樣的又高興喝起酒來，雲南酒人很多，每逢宴會，同席的倒有一大半是好酒量，我偶爾狂飲了一次，却弄得大家都知道，後來要想不喝也不行了，我的性子很急，向來是喝勇酒的，無論杯子裏有多少酒，總是直着喉嚨一飲而盡，雲南的升酒，力量太厲害，杯子稍大一點，誰也不敢拿起杯來一口喝乾，但是我却仍是老脾氣，一杯一口，絕不拖延，憑着這種吃法，使很得到雲南朋友的讚許，因爲我是個江蘇人，尤其是個江蘇的蘇州人，而居然也這樣的喝升酒，經他們都十分詫異，就在這吃酒上面，我由結交了好幾個知己的朋友，久而久之，吃酒的虛名傳播太廣了，竟有幾位拳高酒好的朋友，特地來找我比個高下，我在昆明住了半年多，也不知和這班酒人鏖戰過若干次，居然一次也沒有失敗過，簡直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初喝升酒的時候，兩隻手上常常覺得發癢，手心內有一粒粒的疹子發出來，這大約是溼氣重的緣故，吃慣之後，便也沒有這種現像了，在將要返滬的一星期，胃病忽然又發作起來，嚇得我再也不敢喝酒，所以在他們各位朋友替我餞行的席上，我便點滴不飲，到了上海，胃病雖好，酒戒却不敢再開了，

中西藥房招考女員

（公芬）

女子治事，精細勤愼，往往非男子可及，自女子職業之呼聲起，其勢力遂漸入於各機關銀行商業團體，社會亦漸易其輕視之心理焉，中西藥房此次招考女職員，應試者凡一百八十餘人，有受初中或高小教育者，有曾在其他商店服務者，泰半摩登化，貌美而學優，分日考試，試題不一，有「女子經濟獨立」「投考本藥房之志趣」數目，皆字跡清秀，答理明晰，平均分數八十分以上，唯口試稍差，結果至爲美滿，遂擴充名額，選取二十八，除大部分主售「十六歲小姑娘」以外，帳房及女工間亦錄取數人，行見中西女員，將媲美康克令女郎，豔稱一時也，

標語奇談

（君勵）

客歲十二月間，余隨軍至江西剿共，時形勢緊張，南豐縣政府，亦循例滿街張貼標語，五色花紙，陸離繽紛，多書云，「打倒朱毛」，「剷除朱毛」云云，及數日後，國軍第六路總指揮朱紹良，率所部毛炳文師長，開抵南豐，縣政府以此種標語，與國軍要人同姓，涇渭不分，恐滋誤會，然撕去之，又恐民衆猜疑，因乃四遣職員，攜帶筆墨，至各處街巷分途尋覓，凡見所貼標語，於朱字旁，註釋書「德」字，毛字旁，註釋書「澤東」二字，書後，卽蓋縣府圖記，以明示剷除朱德毛澤東也，時有屠沽某甲，適因殺豬甚夥，所積豬毛如山，乃於門外亦黏紙一張，書以大批豬毛出售，以廣招徠，而縣府職員，則以所書註釋太多，不暇詳細辨認，見有豬毛二字，亦卽如式書註，並復蓋以圖記，忽忽他顧而去，及事後店主見之，不禁傳爲笑柄，因諺云，吾於匪首朱毛二人中，得一出售，已足致富，更從何得以大批出售耶，蓋爾時剿匪行營，懸五萬元之賞，以購朱毛首級也，

花影鐙痕

（四十九）

（拂雲生）

第十回 金屋難藏殷勤塡恨海 珠簾不捲惆悵阻歸車

劍龍點頭道，有意思，紅葉噗的笑道，什麼意思，她拍戲照，找不到行頭，我替她上城裏借了來，所以送我一張，算是報酬，爲還個事，我還造了個小小的孽，劍龍道，莫非她有露骨的表示嗎，紅葉道，你終喜歡拉到這上去，她因爲外國照相館不懂戲的，怕姿勢不得勁，一定要我去照料，兩點鐘拍起，直拍到五點鐘，只得了三幀，我正心中發躁，正在拍這張汾河灣掩窰門的姿勢，攝影師對光線，微風一颼，將她白練裙吹開來，露出雪白兩個膝蓋，劍龍搖着頭皮道，好香豔肉感，莫非她裏面不襯小衣嗎，紅葉道，這找不能回答，反正膝蓋是露着了，她張着兩手，怕一放下失了姿勢，只是兩眼乜着我努嘴，劍龍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你當然援之以手啦，紅葉笑道，就在我替她整裙的當兒，這西裝矮胖子闖了進來，瞧很很兩眼瞪着我，羅拉當時露出很尷尬的神色，拍完了這張照，過來替我們介紹，說是密斯忒徐，往後我給人打聽，却就是那四明小開徐二，劍龍道，他老子不就是無會不到的徐大老爺嗎，紅葉道，是的，那時羅拉過去，低低跟他說着，他只氣鼓鼓地一言不發，接着攝影師又來催拍，我有心氣氣他，把住羅拉的手，往左往右，他像有些下不去，一挺身體，皮鞋蹬着樓梯，和打雷般走了，你看這不是作孽嗎，劍龍道，你這是何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做了徐二，是什麼感想，紅葉道，誰叫他這麼聰明，羅拉又不見得和他有什麼正式關係，劍龍道，你旣達觀，我倒有個消息報告你，試試你的度量，紅葉抽了枝煙吸着，兩眼望着劍龍，劍龍道，如玉的事情，你曉得嗎，